

無情總被多情繫

談趙寧靜的世界

劉柯俊

前言

鍾曉陽的「停車暫借問」是一部引人爭議的小說。

以一個生活在廿世紀裏，年僅十八歲的女孩，來敘述三十年代發生在中國東北的一個愛情悲劇，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。然而；鍾曉陽能夠掙脫小

說寫實色彩的束縛，尋找出一個超現實的題材而加以發揮，為小說創作提供一嶄新的方向，單是這份氣魄和才情就值得喝采。

對「停車暫借問」的評價，好壞相差甚多。司馬中原認為「它的文字的感應力和描繪力都是第一流的」，「寫愛情悲劇寫到這種程度，三十年來在寫愛情的作品中，還沒有讀到」；而朱炎先生卻認為這是「現代偽冒的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故事」，並不十分可取。正反之間，相去甚遠。我想，爭執的關鍵，應當是在小說內容的表現程度及範圍，各人的看法頗有差異始然。但是就寫作的文筆及遣詞用句的技巧和創意來說，論者都是一致推崇的。

對女主角情感揉捏的細膩傳神，敘事寫景的深刻入微，是作者值得驕傲的成就。在如斯讓人傾心折服的經營與刻畫下，屬於趙寧靜的傳奇故事，便一步一步，輕柔而驚心動魄地，踏入讀者昏眩迷惘的心中。

之一 風中化成唏噓句

少女的初戀，原本該是夢幻般甜美純真，予人誌念永銘的回憶。然而，趙寧靜——這個東北大姑娘的初開情竇，卻在稚純清美中，混雜了許許多多糾纏不

清的情結。他和他的相遇相識，從一開始便是個無奈的錯誤，早已註定這段異國之戀終究是要淒涼的消跡隕沒。

「他」的名字叫千重，是個在中國

林爽然的闖入，對寧靜的一生影響至鉅。那猶如前世未償盡的情債，輪迴

之二



隔窗花影空搖曳

再世地牽絆了她今生今世的波折。

發生在寧靜身上的這場悲劇，顯然

東北長大的日本男孩，在他的國家正猛烈地與中國交戰之際，他認識了寧靜。對千重來說，寧靜便是他心中夢幻的神話。他不知所以迷戀上寧靜的巧笑顧盼、她那「甩辮」的動作。在千重的心目中，寧靜「像是一大漠草原上部落的小郡主」，驕寵而高貴。但是他對寧靜內心的探索，顯然是非常缺乏的。他一直摸不清寧靜的脾氣，以及寧靜時好時壞，冷熱不定的態度，千重時常會「想想覺得灰心，處處謹慎處處不得意」。他只是在外面膜拜她，始終無法進入寧靜的內心。

而寧靜一開始原是不經心留神，單純的對千重有莫名的好感，在抗拒家裏強迫相親的心理下，一個自己看得順眼的男孩子，在她心中的份量，理所當然的便特別重些。於是，這種經過加強作用的好感，迅速轉變成喜愛。但是由於彼此溝通交流有限。感情建立的基礎非常薄弱。這份不成熟的感情，終於發展成爲迷戀。之後，千重成了寧靜逃避家庭壓力時的庇護所，而寧靜本身也是十分困惑爲難的。她明知不該和千重交往

，屢次想斷絕關係往來，卻始終斷不了。寧靜雖然固執的堅持這份毫無希望的愛情，但是層層不祥的陰影籠罩著她，彷彿依稀可以意識到那難以避免的痛苦別離滋味。而這一天確是來得也快。

日本戰敗，消息迅速傳到飽受日人荼毒的東北。日本僑民人心惶惶，在中國百姓時起的報復洩恨動亂中，一批批火速撤離。千重在上船返國當晚冒死見了寧靜最後一面。生離死別的煎熬，在兩顆稚純的心上，留下永遠的烙印。而在寧靜心中，家國私情的混亂糾纏，真是「悲喜難言喻」。這原本便是無法兩全的事。千重和她不過是戰禍烽火下，難以數計的悲劇犧牲中的一小點而已，只是，國家民族的傷痛畢竟遙遠而模糊，割捨這份情，卻是她切身貼膚的悲淒欲絕。「有很多很多東西，可以整個天下去承受擁有，獨有這一份，是屬於她一個人的，嚼也好，嗜也好，吞也好，是她一個人的」。

結果這段戀情，寧靜日漸成熟平靜的心靈，終於在遇見林爽然後，再度掀起翻騰起伏的波濤。

直接導因於爽然和寧靜的個性與愛情觀。寧靜對愛情的概念是很模糊的。她總

是不經心處理自己的感情，因而時常會造成一種矛盾；心底想的是一回事，表現於言語行爲的又是另一回事。她和爽然的愛情有如潮起潮落，在燦爛和渺茫兩端徘徊。

寧靜明知爽然並不在意於與他早有婚約的素雲，但是卻屢次拿自己和素雲相比，而每次都覺屈居下風。寧靜太在意別人的表現，反而不敢肯定自己的存在。第一次到爽然家作客，她便有了失落之感。當天是爽然生日，寧靜不知道，而素雲倒準備了一份精緻禮物，當著爽然父母的面，寧靜自覺一開始便打了個敗仗。爽然父母對素雲熱情招呼，而素雲在林家就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，主動的下廚房幫林太太做活兒。看在眼裏，「寧靜簡直坐不住。自己來了這麼些時候，一點兒沒想到要幫忙」。愈是看到素雲和林家處得自然，她便愈覺得自己處處不自然。而寧靜始終沒有想到，她和素雲本來就是扮演不同角色，在戲台上的演出自然也不會相同。可是這般不安和疑懼，卻始終困擾着她。

寧靜個性上最大的缺憾是——她不能跨步邁出自己的世界。在屬於她的世界裏，她是唯一的主人，可愛可恨能喜能怒。爽然是她世界中的依靠，只有在此，他才是真正的，單屬於寧靜的。但是寧靜這片飄下來惹紅塵的雲，不免受到無情的侵蝕污染。出了她的世界，寧靜是孤獨心怯而脆弱的。在真實的世界裏，寧靜覺得「她不是他人群中的人，在他的入世中，她是沒有立足之地的」。無力也不會想去改變，她只是躲在爽然雙手撐起的蔽障下，只想讓他「一生一世的帶她走下去」。於是寧靜僅能被動消極地閃避迎面而來的打擊。一針一扎痛在心裏，也只有委屈軟弱地承受，而提不出反擊。面對素雲如此，日後面對熊應生亦復如此。她好勝衝動但又免不了心虛自卑，賭氣加上疑懼淹沒了她的澎湃熱情。最糟的是，寧靜每每壓抑自己的感情，儘管有火熾般的幻覺與滿腔的情懷，卻找不到宣洩的出路。她缺乏理性的訴求，一味地自限於感性之中，使得「她的視野日漸縮窄的只容爽然一人」，而導致「他就是她的絕路」這種下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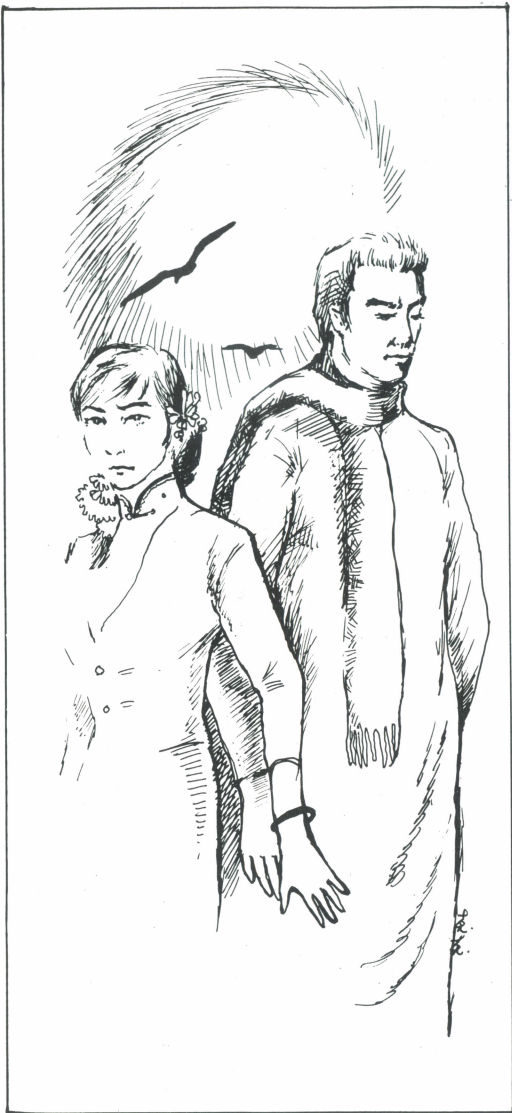
寧靜個性上的弱點，本就是一著敗棋，偏偏爽然又無力來匡扶她，他們兩人的掙扎努力等於在原地打轉，只是徒勞。即使在熊應生強大的壓力覆蓋下，機會仍是有的，但是由於他們不該的躊躇和逃避壞了一切。旗勝燒毀後，爽然不聲不響跑到杭州散心。寧靜找不著爽然，心底徬徨失措。在林家聽了素雲娓娓談說爽然，她竟起了懷疑，「她彷彿在聽著素雲講另外一個人，一個她不認識與她無干的人」，她對自己和爽然的關係覺得絕望。於是她迷糊地接受熊應生，感到無所謂。

寧靜對婚姻的看法似乎有些幼稚不

在意，她並不願意嫁給應生，但是對造成誤解的事實卻不去點破，只是消極地延挨日子。等到拖不過了，她藉口「不用爽然再爲她爲難」，應允了應生的求婚。但她尋求解釋，認爲自己「沒有賭盡留了後路」，先訂婚未必答應結婚。問題是她連自己的心意都無法掌握。事後她懊悔，可是偏又不願坦白認錯，明白告訴爽然。甚至後來爽然失望離去，她竟想著「選定應生了，就得跟他一輩子」，明知錯了，卻仍舊一步步走下去，除了自怨自嘆外，什麼也沒做。

旗勝綢緞莊失火，對爽然而言確是一沈痛的挫敗，數年心血轉眼成空。他失魂落魄冒著大雨去見寧靜，心底空晃晃的不說一語，寧靜告訴他能應生向她求婚，他竟半點反應也沒有。過後，他遠避杭州，把東北這些人這些事全拋開。等到他想通一切，滿懷新希望重回瀋陽，欲要向寧靜表明心意時，卻又在最後關頭放棄了，因著寧靜手指上那只能應生的訂婚戒指。於是所有早該說的話，終於又嚥回腹中，以後便再也沒有機會了。

寧靜和爽然的心中都有難以跨越的障礙。寧靜走不出自己的世界，她對自己的感情把握不定，也對別人疑惑，痴傻而可嘆。爽然更是惶恐不安，缺乏果斷，在每個決定性的重要時刻沒了主張。有時他對壓力的抵抗軟弱得可笑。他掙不開雜務的牽扯，對素雲、對寧靜，



，一直沒有明白的交待，這是他的不該，也是他的缺憾。懺然和疑懼，促成了這個悲劇。

爽然萬念俱灰，傷心地去了美國，於是事情似乎變得簡單而理所當然了。

之三

花自飄零水自流

共匪作亂，時局動盪不安。寧靜不願留在兵荒馬亂的東北，一個姑娘家還能往那去？擺明了只有投靠在上海的熊應生一途。她想得也痴傻，選擇這條路只因爲「她不能讓自己有萬一的危險，她得

時間經常可怕地改變許多事情。寧靜的青春年華和一顆少女的心，在現實無奈的生活中，早已消逝無踪。和熊應生的婚姻顯然是相當失敗而無趣的；寧靜在熊家獨居別室，不願替應生生孩子，於是逼得他另娶置妾。這種索然無味的日子，寧靜原也不在意，直到和爽然不期重逢，才攪亂了她原本死寂但卻平

留著這條命見爽然」。於是雖然有些不甘，也只得下嫁應生。然而她是莫名地抱著希望，爲著爽然。殊不知，這希望卻是遙遠無期而幼稚的。

靜的生活。

一別十五年，寧靜早就放棄一切希望，她只是屈服妥協過著她的日子罷了。而爽然却在她生命逐日凋萎枯謝之時，重新注入一股憧憬的力量。寧靜埋藏已久的不甘與憎恨，重又翻騰攪動起來，遇見爽然使她自己的理由變得更加充分。在這突來的驚喜和衝動混合成的昏眩中，寧靜投下了最後的賭注——和應生離婚，然後嫁給爽然。

寧靜雖有破斧沈舟的決心，爽然卻沒有承擔一切的勇氣。人世的滄桑和情感的挫敗，使得爽然變得比寧靜更加現實，年青人的雄心抱負，被社會的功利和冷酷消磨殆盡，他妥協得更加徹底。他不自覺地逃避退縮，甚至有些自卑，造成他不敢接受寧靜往後一生的托付，「他怕萬一寧靜死心塌地要跟他，她半生榮華富貴，會轉眼成空」，這種顧忌是爽然對自己最好的藉口。一個人要是對自己失去了信心，下場一定是很可悲

的。爽然沒有勇氣接受寧靜，偏偏他也狠不下心來，拒絕寧靜的殷勤照料關愛。這對他自己是寧靜都是不負責的。爽然一貫舉棋不定的態度，造成了寧靜的誤解，使她一廂情願地為未來打算設想。而爽然本身也產生一種錯覺，認為寧靜希望改嫁自己的原因，只是為了逃避應生，甚至懷疑這是她的「一種補償心理」。即使爽然仍是那樣的愛著寧靜，由於他沒有勘破寧靜的心理，也不甚了解她的真實生活狀況，所以他始終未曾盡力，去挽回減輕那已鑄成的遺憾。

婚姻家庭對寧靜來說，是毫無意義的，因為她從未投下任何心血，也根本不願去扮演她義務中所該是的角色，但是卻免不了，成為她的包袱和阻礙。她自信不受牽制，然而爽然不能釋然於此。他看到寧靜，想的是她還有個家，一個安穩舒適的家。而沒考慮這個家在寧靜心中的份量，只知道自己連快樂都不能給予她。面臨寧靜咄咄逼人的冀望與要求，終於他還是選擇最怯懦的方法，一走了之。

爽然藉口出差遠赴美國，寧靜信以為真，還照舊依著她的計畫、製造口角，迫使應生與她離婚。多年來的婚姻枷鎖，頓時卸盡。寧靜歡欣而迫不及待等著爽然歸來，等著一償宿願，等著未來可以預想的美好快樂的日子。不料，等到的竟是爽然告知訣別真象的信。寧靜一下子從盼望欣喜的峯頂，墮入驚愕絕望的深谷，心痛碎裂。她終於還是棋差一著，落得滿盤皆輸。

無情總被多情繫



一切便是如此了，爽然走了，好歹「他到底承認了她是他今生的妻子」，雖然只是「存心臨走跟她一夜夫妻」而已，寧靜還能企求什麼？她和他原本是兩朵遙隔萬里的雲，不意擦身而過，撞落些羽毛繽紛的飛絮，若有似無，有些在意，有些不經心，而能千山萬水之後再次相逢，那已是亙古萬世的苛求了。

人世的挫折是種冷漠的歷鍊。有些事情不可免，有些不可求。以往總總，有如寧靜的眼淚，風吹乾了，便再也見不到。然而人的生命若是沒有結束，任誰也只是一步步摸索下去。

未來不可知，明天還是得繼續。